

丹霞斋笔记六种 小品

木讷人

朱霄华 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丹霞斋笔记六种 小品

木讷人

朱霄华 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丹霞斋笔记六种/朱霄华著.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0.10
ISBN 978-7-222-06860-5

I. ①丹… II. ①朱… III. ①文学评论—文集 ②读书笔记—中国—现代 ③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06—53②G792③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 194305号

责任编辑 马 非 范晓芬
装帧设计 **假老虎文化机构** / www.laohuwenhua.com
责任印制 洪中丽
书 名 丹霞斋笔记六种——小品
作 者 朱霄华 著
出 版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邮 编 650034
网 址 www.ynpph.com.cn
E - mail rmszbs@public.km.yn.cn
开 本 889 × 1194mm 1/32
印 张 4
印 数 1-1000 册
字 数 80 千
版 次 2010 年 12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印 刷 昆明富新春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222-06860-5
定 价 68.00 元 (全六册)

目 录

袁家兄弟里最小的那一位	001
这个世界会好吗	
——梁漱溟晚年口述	003
无能子的小书	006
许葭村《秋水轩尺牍》	008
我们自己的大师孙犁	013
无事不妨读读郑逸梅	017
观任谓长画	020
画青山而隐	022
张岱与陈老莲	024
闵汶水茶事	026
晚明文人的酒与茶	029
元朝的三个文人	033
陈寅恪的脾气	036
胡适之胡说	039
关于废名	041
董桥文字	044
大家子唐鲁孙	045
古之学者为己	047
亘古一诗《击壤歌》	049
一本书	051

另一本书	053
一盏油灯	055
一扇木窗子	058
坛子、侏儒和孔雀	060
一天	062
天下第一家的小家气	066
书生意气	067
木讷人	068
金石味	069
女文人钱映紫	070
只用毛笔	071
吃人马非	072
诗人雷平阳	074
妙人老楷	075
破书	077
一字师	078
十斤半书	079
石雕	080
读老庄	081
陀螺	082
斋月里的老虎	083
诗人何老	084
篆刻大师	086
任逸浩字	087
集墨斋主人	088
观国康先生用刀	089
老顾的风景	094
太极拳师	096

女同学	097	
带 钩	098	
有性情者必近酒	099	
绿衣火腿拟古一首并序	100	
与木心有仇	101	
像陶潜一样的活着	102	
文章字来处	103	
王国维词	104	
篱笆诗	105	
于坚故事	107	
平阳字	108	
不知有笔	109	
奇人俞宁锴	110	
卡佛小说	112	
仙人掌	113	
直 八	114	
小 四	115	
病 毒	116	
藕 断	117	
童 话	119	
曾国藩日记	120	
书香、蠹虫及《饮水词笺》	123	
图 森	126	

袁家兄弟里最小的那一位

有几年，我总是对袁家兄弟充满着某种暧昧的迷恋，到处去搜罗有关他们的片言只语。每次去“新知”，我都要走到一排书架面前，看看那本袁小修新出的《游居柿录》卖完了没有。这样子差不多有半年了吧？结果呢，我每次去，那本书都还在原来的位置，并不曾移动过。我心里不免有点失落。我原来以为，这么好的书，是打着灯笼都寻不着的，一定有好多读者在到处找它。我错了。

这几年，李渔，张岱，喜欢的人都多，他们的书在书店里也经常见得到，但很少听人说起过喜欢袁家三兄弟的。在中国晚明文坛上，这三兄弟是一个异类，时人李卓吾写文章称赞他们说：“伯也稳实，仲也英特，皆天下名士也。”主张独抒性灵的公安派，即为三兄弟所发起。长兄伯修，长于文论；老二中郎，才华最显，诗文不分先后；最小的这一位，就是小修了，小修的诗一般，但换了一种文体放开写，就不得了，他的小品文字是属于有汁浆的那一种，写景状物，言情叙事，活计干得非常漂亮。小修写作《游居柿录》，历时十年，篇幅是很长的，照今天的看法，再怎么也应该弄成一个大作品吧，但小修偏偏把

一个本来可以很大的东西弄得很小，性之所至，随心所欲，太小品了！但就是这样的小品，我以为刚好是最难弄的。难弄的地方在于，小修把自己亲历的那些山水化成了世间最美丽的文字。

写小文章，没有性情和才气是不行的，性情第一，才气第二，少了一样都不成，没有这两样东西，你写到死都等于零，因为你的文字不是站在纸上跳舞，是躺在纸上睡觉。小修是有性情又有才气的，他的性情，又可置入一“闲”字。小修的《游居柿录》，处处可见一闲字，他在卷首开篇，写自己望着刚刚购置的三十亩茂林修竹，便大兴栖隐之志，后来驾着他舅舅送给他的那只小舟遍游江南，更是无事一身轻，所到之处，无不以饮酒为乐。

我知道有一个袁小修，是在发现这本《游居柿录》以后。记得是半年前，有一天在新知古籍书店找书，眼前一亮，突然就在许多书里面看见了这一本，拿起来一翻，果然正是我满世界乱找的那个小修。而在两年前的某个时候，有一天我在潘家湾的旧书摊上闲逛，也是眼前一亮，就看见一本世界书局版的《袁中郎全集》躺在了一排旧书的中间。《袁中郎全集》，三几十年代的老版本，竖行繁体，把书拿近了鼻子闻闻，立即就决定买下。

去年和前年，上海古籍出版社连着出了袁家兄弟的蓝布面精装本文集，都是钱伯城老先生的笺注，伯修一册，中郎和小修各三，我一见，当真是喜出望外，抱回家彻夜手不释卷，颇有点“杏花疏影里，吹笛到天明”的意兴。

2009年12月2日下午，丹霞斋

这个世界会好吗

梁漱溟晚年口述

上个世纪前 50 年，文化中国的先锋派们都在干些什么？在进口西方的软通货并快速地消化它。那是一个拿来主义盛行的年代，内忧外患，所谓的“师夷之技以制夷”。印象最深的是鲁迅开列的那个书单，鲁迅要青年只读外国书，不读中国书。当时就有小人站出来检举揭发，说鲁迅的这个单子怕是要误了青年，说，他自己家里，放着那么多的古籍书，却要煽动青年去读外国书。今天看来，起码在我看来，鲁迅是没有藏私的，而且很是让我佩服他的远见。鲁迅的远见有多远？我说是百来年，至少他说的那个话，他开的那个单子，对于他的那个时代乃至 80 年代以来的现代化，还是管用的。今天，我个人的看法是，鲁迅的精神我们还是要，但他的想法可以抛弃，因为鲁迅的时代已经终结，拯国救民于累卵之上的大使命也已经完成。我们现在要的，是重新召回传统中国的魂魄，或者说，是把一二百年以来被西方弄得漏洞很大的人心重新补起来，这个意思，用梁漱溟先生的话来说，是建设我们的人心与人生，先把心里面的病治好，把心安置妥当了，就什么事情都好办。

中国百年来的事情，说起来比较有趣，大的方面讲，是传

统儒家文化与西方技术主义的此消彼长乃至轮回，这场旷日持久的对决，看来暂时是西方得了大便宜，但是长远的看就不一定了。比如这个梁漱溟，他就说，西方人的智慧尽管可以搞定世界，但却万难在人类的生命上面有什么建树，因为西方人的智慧是向外的，一开始就弄错了方向。中国人自己的一套不同，中国的智慧是向着人自己的，是回到人本身上面来的，解决的是人生的问题，而且也很有办法，所以梁先生说，西方的智慧是蠢的智慧，中国的智慧则是聪明的智慧。西方是小道，中国是大道。梁先生的这个话，几十年前就说了，只是听见的人，或者说听得进去的人，不多。毕竟在那样一个年代，话语权不在梁先生他们这边。梁先生的声音，终归只是代表了少数派。但是梁先生的这个声音，当时人们听不见，以后，就听见了。他是把这个话说在前头，先放着。今天许多人都意识到，搞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离开了梁漱溟先生他们提倡的那一套，还是不行，现代化终归还是要回到人生上面来，为人生服务，否则，你搞了干什么？今天对于国学复兴的呼声很高，这说明，有很多人是听见了梁先生他们这些前贤大儒的声音了。当然，听见了，还远远不够，关键是要做个像梁先生那样的明白人，最起码，也要明白梁先生为什么要那样子说话。

梁漱溟先生活了 95 岁，他的最后一次集中说话，都收在这本叫做《这个世界会好吗》的书里面了。说出这些话的这个时候，是 1980 年，梁先生 87 岁。梁先生在书里面说，他自己活到了将近 90 岁，但还是没有做到王阳明的那个程度。王阳明做到圣人了，他自己没有做到，但是比一般的人要高明许多。另一处，

梁先生预言了前苏联的解体，他说苏联问题很大，他们自己解决不了，看来是很难撑下去了。他说这个话是在1980年。我记得从波兰逃到美国的流亡诗人米沃什在回忆录里说，世界上当时大概有两个人预言了前苏联的解体，只是都没有想到会这么快。米沃什提到的两个人，是西方人里面很聪明的那种，但在智慧上，眼界上，似乎都远不及梁漱溟。

梁先生新儒学的归结点是追求世界的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以便实现世界大同美好的理想，这个是对的。梁先生的出发点是孔孟朱王所一路护持的内向的人生哲学，这个也是千真万确的。如果按照这个学问的路径一路追问下去，那么天下最高的学问最终当然还是得回到一己之身上来，所谓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实在是再自然不过的。弃除人欲乃是为了存正天理自然。假如连天理自然都被灭掉了，人的欲望的实现也就成了一纸空谈。读到梁先生的这个主张，再与当今世界的可怖现实联系起来，确实让我感到后怕。想想吧，百年来西方实用主义的信徒们，果然已经把大地建设得满目疮痍千疮百孔了，一种恐怖的美学已经诞生，其结果就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这个世界会好吗？该书的最末一页上面有一段意味深长的文字，似乎可以回答这个问题：

1918年11月7日，梁漱溟的父亲梁济正准备出门，遇到走进来的梁漱溟，二人谈起关于欧战的一则新闻。“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济问道。梁漱溟回答：“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能好就好啊！”梁济说罢就离开了家。

三天后，梁济投净业湖自杀。

2006

无能子的小书

《无能子》是晚唐一个不具姓名的神秘人留下的一本小册子。这个神秘人在以往那些清心寡欲的家伙里究竟算哪一号人物，以我目前的视野所及，尚不清楚；不过，他留下来的小册子，我随便以猎奇的态度翻了翻，倒是十分有趣的。

比如，在《圣过第一》里，他就明确地把天地分开以后世间所有的活物归为五类。他说：“天地既位，阴阳气交，于是裸虫、鳞虫、毛虫、羽虫、甲虫生焉。”这个神秘人所说的裸虫，指的就是人。

人也只不过是虫的一种，他的这个说法有点意思。通常的说法是，人乃天地万物之灵，天地间，就数人是最聪明的了。但无能子不买这个账，人，在他眼里不过就是虫而已。他说：“人者，裸虫也；与夫鳞毛羽甲虫俱焉，同生天地，交气而已，无所异也。”

我们知道，人所以异于禽兽鸟虫，是在有了人类社会以后，在有人类社会以前，人类的智商大概跟松鼠差不多。无能子认为，人以为自己很了不起，人能用智虑，会思想，富巧辩，还弄出了一整套繁复的礼仪规章来规范人的行为，这些，都是多余的。

世界已经很完美了，不必再建设，这是神秘人的意见。无能子的意见是：如果世界上没有人这种裸虫，其他的虫类照样活得很好；但因为人的自以为是和霸道，人类就非但自己的日子过不好，就连其他的动物也没有好日子过了。站在今天这个角度看，我以为他是最彻底的环保主义者，跟老子是一脉相承的。老子认为，世界的数目不必增加，而是应该减少。老子用的是减法。在西方，20世纪的哲学家维特根斯坦使用的方法也是减法，他说：对不可说的，我们要尽量保持缄默，当哑巴。阿根廷国立图书馆前馆长博尔赫斯也持同样看法，这个人最害怕的两样事物，一个是镜子，一个是交媾，因为两者都使世界的数目增加。

我们知道，唐代，中国汉语诗歌已经发育得相当成熟了，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在忙着干什么？在忙着写诗。无能子却很奇怪，他拒绝诗歌，甚至就连名字都不想让人知道；他写下的小册子，20篇，非常短小，全部字数加起来，也不过就万把字的篇幅。读无能子，我的一个感慨是，真正的智者在民间，而不是那些把世界涂抹得黑一块紫一块的到处露脸的家伙。

2005

许葭村《秋水轩尺牍》

《秋水轩尺牍》是我在马街淘得的民国老书之一种，因久闻其名，故一见而收入囊中。今日取出细看，始发现该书作者葭村先生乃天下第一幽默人。

如《复冯璞山先生纳妾》为一信，《再答冯璞山先生无钱纳妾》又为一信。前信述纳妾事宜慎重，言所谓“选姬如选将，娘子一军，实难其任”，后又检讨自己的“简拔多疏”及此前遭遇的种种挫折，说纳妾一事，已经接连有过三次失败，“如曹大夫将兵，三战三北”。最后说如果自己再不亲自出马去找，恐怕香火就续不上了，怕是要从此无后。末了，乃信誓旦旦发愿，说“君其迟诸三日之后”，告诉写信催他纳妾的璞山先生（为其姻亲），三日之后便有结果，只耐心等待他好消息。

结果又是如何呢？这位可爱的葭村先生在第二封信里开始大诉其苦，最后回说是无钱纳妾。

读到这“台上黄金，猝难应手”一句，我当真是愕然不知所措，以为是自己眼睛花了，没有看清书上的字。再看，仍然是“台上黄金，猝难应手”，“殆天之不欲有后于予矣。”

纳妾本是韵事，奇的是，无钱纳妾也就算了，还绕来绕去

半晌，搬来许多典故，说什么“相马者必于冀北，满拟执策而来，与伯为空群之顾”，云云。末了还不忘来上一句“临池作答，不胜唏嘘”。

读完这最后一句，我终于忍不住在书房里俯仰笑倒。葭村先生之酸腐可爱，莫过于此。他的文字功夫好，但力气使过了。以这么优雅的文辞来表达此等事，情何以堪？然以葭村先生之风趣，或者其意正是要让人笑倒，也未可知。

《秋水轩尺牍》里也有内容文字融洽，均属难得的。如写给一个朋友的贺信，同样是因纳妾而起，就写得隽永可喜，充满调侃之趣：

金台之游，久不赴约。昨晤令弟，谓足下已赋小星（即纳妾，作者注），想见豆蔻初开，春风得意，弟恐河东君未必我见犹怜，则龙邱居士，难免貽笔髯翁耳。

自己身穷，无力纳妾，以常理计，看到别人纳妾，心里多少都不免泛起一点酸意，然葭村先生却显得如此从容大度，实属难得。这样写信的人，气量，风度，缺一不可。

有趣的是另一封同是写给朋友的道贺信，《戏陈笠山娶妻书》。这一次，朋友所纳非妾，而是正经老实娶妻。此妻也已不再是“豆蔻初开，春风得意”的如花美眷，而是一麻肥丑陋之婆：

前书以弟夫人麻而且肥，若有不足于心者。殊不知麻姑为天上之仙，健妇乃女中之雋。然则，麻与肥不足为病，且足为喜，何以此咎蹇修（媒人）哉？吾恐阍内者，正以足下为不如城北徐公耳！

这封信写得义正词严而不乏幽默，歪理正说，恐怕收信人看了也要笑出声来。尤其是最后一句，颇具杀伤力，令人解颐。而等到后来陈笠山纳得美妾，葭村先生的去信，戏弄的语气仍然不变，却只是把言辞换成了“莲幕藏娇，其人如玉。倚香偎翠，乐何如之”之类的美言。许葭村不愧是许葭村。人说绍兴师爷刀笔如何厉害，但也仅限于诉讼索命之类的无情公文，在葭村，则是连人情世故也表达得这般入木三分，早把荆棘地视为花间坊了。“娶妻娶德，纳妾纳色”，这个道理他比谁都谙熟得深。

幽默风趣是许葭村尺牍往来的一大特色，然要识葭村真本事，倒还不能一味地往这方面去找。《秋水轩尺牍》洋洋二百二十九篇，可以说因用途不同，篇篇都是极高明的文字小品。《秋》书首篇，《与王沧亭别后思慕自述近况》一信，文辞雅丽，情意殷切，读来不由人不心生感动：

弟向获缔交于季方，因得闻元方之贤，思一见为快。昨于会城邂逅遇之，觉大兄之才华器宇，更有胜于所闻者，正恨相见之晚。不期越宿分襟，又恨相违之速矣。别后初四日抵津门，

初十日诣平舒，月未一圆。地经两易，风尘仆仆。无非芸人之田，自怜亦堪自笑。

此值同人归里，馆中惟我独居，加以清罄红鱼，直是修行古刹。而西风黄叶，回溯时殷，双鲤之颁，定不我弃。尊体复元否？嫁务纷劳，诸宜珍摄。因风寄意，不尽所怀。

再读置于《秋》书第二页的《与陈疑之书劝慰静待时机自述处境》：

别后驹光如驶，鱼雁鲜通。三晋云山，徒劳瞻企。孟冬既望，从沈孟养处寄奉手书，不啻五年前风雨对床之快。第以吾兄之才之品，早拟颖脱遂囊，何尚郁郁居此。芙蓉出匣，会当有时，祈耐心处之。弟自壬子夏五，由辽西而至析津，今春赋闲四月，旋以旧友沈聿新找赴平舒，相助为理。频年浪迹，到处因人。正不知上林多少树，何缘独借一枝耳。

好一个“正不知上林多少树，何缘独借一枝耳”！看到这样的文字，我说不出来。古语表达之美，尽在言中，有此美文，夫复何求！

《秋水轩尺牍》历来被认为是清代三大尺牍经典之一，与袁子才《小仓山房尺牍》、龚未斋《雪鸿轩尺牍》并列，尤为民国雅士所推重，以为“文辞简洁雅丽，雍容有致，尽显文言书信特质”。